

# 觀察手札 *Part. A* . . . . .

文、圖／小童

台灣雖小，卻擁有許多不同的生態系，從海之濱到山之巔；四季更迭，萬物有序，不論是環境或是物種，無不依據生物層變化與行動，也各自有其繁衍與生存之道，了解自然一點，就與它們更親近、更緊密；我樂在山林間尋找原始住民，也在西南沿海濕地拜訪過客，徜徉其間，經驗各異，茲分享觀察一二…

## 鴉聲不斷的夜

2018年3月初的某個晚上，傳來鵯鵯、褐鷹鴉、黃嘴角鴉和領角鴉的聲音。

入夜不久，「空、空空、空」的聲音迴盪，鵯鵯輕喊四大皆空傳入耳際。晨昏出現，習性與其他貓頭鷹大相逕庭，擁有台灣最小貓頭鷹稱呼的牠，是人見人愛的小可愛，卻是一些鳥類的殺手，鵯鵯的存在對牠們深具危險性，一出現常會引起鳥群騷動，因此據國外研究，鵯鵯頭部後方的「假眼」，可影響要騷擾鵯鵯的鳥群行為模式，能夠降低鵯鵯本身受到攻擊的風險喔！這樣的欺敵策略，當牠鼓著雙眼左右擺頭，還不時以後腦的假眼面對身體方向時，也是一種宣示：「我在看喔，別過來！」哈哈，真是有趣，要看牠，白天比夜晚容易些。

夜空中，手電筒的光微弱的照著，可見範圍約五公尺，寂靜的夜，任何聲響雖微弱，一樣可以迅速傳遞入耳，「鳴、鳴、鳴、鳴、鳴、鳴、鳴...」，稍嫌急促也沒有固定規則的呼喚在不遠處響起，久違的聲音讓此夜更加豐碩；過往褐鷹鴉是標準住民，常停駐在路燈亮起的高處，等待自動撲向光源的蟲子，曾幾何時，這已是前輩口中的故事；在此多年，卻不曾見過，但是，只聞聲響的夜也感幸福。

手電筒朝向道路兩側及遠方掃描，這樣的做法比較像是搜尋，看是否有蛇橫越或是動物藏匿，可惜眼睛不夠利，在燈光左右移動的時



鵯鵯晨昏較容易見到

候，右側斜坡出現一陣土石滑落及落葉窸窣之聲，我知道，在那忽略的瞬間，動物已經飛奔而去，趕緊轉換燈光方向，期望看見夜色中的本尊；猜想，牠一定驚慌失措，因為土石滑落聲斷斷續續沿著右前方拖曳而去，而後一隻比山羌大的動物向左橫越，竄入斜坡之下的黑暗中，不及細看，猜想是山羊…。

繼續單獨走在夜色中，遠處的燈火是夥伴們聚會的暖房，充滿酒香的味道我不輕易進入，選擇持續在夜裡帶著相機，與有緣的生物相遇。熟悉的黃嘴角鴉在遠方吹著兩音節的哨音「噓～噓～」，牠經常開啓夜晚的精采世界，也是夜觀時候的好夥伴，聽說有霧、濕度高的夜，牠比較喜歡出現在路邊低矮的枝條上等待獵物，那是看到的好時機。前方轉入大彎之後，「霧～」的聲音在頭上響起，應該就是在飯後看到高踞樹上的領角鴉，遙指燈光向上，果然在相同地點牠呼喚著，真是太可愛了，透過鏡頭記錄牠來過。這種非常接近人類

夜晚比較容易見到枯枝尖鼻蛛

生活圈的貓頭鷹，因為開發、樹洞減少、合適的築巢場地不再，影響到族群數量，近幾年，環保團體選擇地點掛置巢箱，提供較佳的繁殖場所，也與學校合作進行觀察，進行人與生物共存的环境教育，對牠們及人類都是福氣，也建立良好典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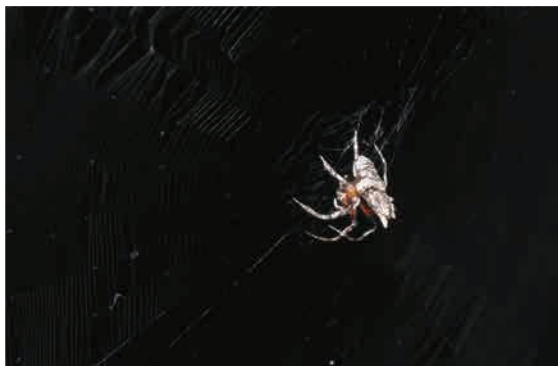
暗夜裡，芋頭香氣瀰漫，台灣栲的香氣正邀請媒人上門，幫它了卻一生的大事，搜尋間未看見食客，反倒是有幾種蜘蛛在旁等待狩獵，等待沉醉在花香的迷糊蛋。聰明的蟹蛛以逸待勞，在花香瀰漫的季節。

轉入鮮有人行走的上坡路徑，想取捷徑回到住處，眼前一張小網橫在必經的路徑上，心中一喜，枯枝尖鼻蛛就在眼前，掛在網中央，奇特的長相是牠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夜行的牠晚上會織網捕獵，到早上回收蜘蛛網之後，會在附近的枝條以絕佳的擬態停棲，沒有人指點一定找不到，要發現牠可以在低海拔的地區尋找喔！

台灣栲的花香像極了煮熟的芋頭香



蟹蛛等待中



那夜，明月高懸，帶著清淨與微風，將白天的燠熱一掃而空；在充滿鸛鵒、褐鷹鵒、黃嘴角鵒和領角鵒的聲景中，滿意地向燈光走去。

#### 七月漫步塔塔加

那年夏天，突然想起救國團，因此，有了一趟塔塔加的行旅。

已過了玩團康的年齡，卻聽到要唱「歡迎歌」，整個人其實動不來，興趣缺缺，卻礙於要給領隊面子，只好配合著。這個團的成員幾乎都是老師，從簡短的介紹及裝備中，大致了解缺乏山野活動的經驗，不禁想，全國這樣的師資取向，如何有個良好、健康的山野活動概念傳承？幸運的是，大家的可塑性極高，且課程帶入LNT(無痕山林)觀念，亦有專業的導覽，收穫一定豐碩，能否傳承，端看老師的心。

習慣性的，會在固定時間上山，每回上山幾乎都錯過花季，認識的一直認識，陌生的永遠熟不起來。這回選在7月，在7月上玉山國家公園賞花，因應高山野花燦爛一夏的特質，想重溫中海拔的花容。

屬於山的子民，格外了解山，布農族的小高專業導覽且不急不徐的健行步調，從東埔山屋→玉山登山口→鹿林山莊→鹿林山→塔塔加遊客中心，全程7月盛放的花容幾乎全都錄。清冷的空氣、藍天白雲下的中海拔林相及恣放的野花，交織成一首迷人的塔塔加之歌。緩慢的



山徑行走

步調，讓有腳疾的我安心的跟上跟下，慢慢的將大鐵杉、日暈及飛揚的卷雲收藏在記憶中。

站在塔塔加的鞍部上，向南可見到以箭竹為主的草生地，玉山朝聖之路從此端開始，向北看則是以雲杉為主的原始森林；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現全因為一場火；南面向陽坡地容易引發森林大火，稜線阻隔火勢蔓延，形成自然防火線，1993年的一場火之後形成眼前的兩樣景觀；大火洗滌之後的林地，台灣二葉松首先進駐，生命再度繁衍，那日走在稜脊上，見



滿天星空你看到什麼？

證歷史與生命演替。

夜裡，9度C，塔塔加的星空很燦爛。雖初時有雲塊遮蔽，以室內課程取代，等到9點多，雲朵各自散去，春季大曲線、夏季大三角、北斗七星、天蠍座，皆在空中相會，雖然各據一方，強力的綠雷射光芒卻清楚的呈現，讓春、夏兩季的星座風華再回味一次。透過天文望遠鏡，雙星、星團、星雲在老師的指引下，發抖的辨識著。在此夜，嘗試拍攝星星，雖無法拍攝星軌，廣闊的幾個星座在30秒的曝光中差強



一道稜線劃分南北，一場大火分隔兩樣景觀，南向坡可見台灣二葉松已大方進駐

人意的留在記憶卡，留在心中。

7月的山，總令人存著不安全感，颱風豪雨經常造訪台灣山林，而前去塔塔加地區的主要道路經常崩塌，不管是阿里山公路，還是新中橫公路，都是令人戰戰兢兢，那年7月難得平靜，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，也留下滿滿的回憶。只是，山林的痛依然存在，與山林命運息息相關的我們，是否從中學到教訓？

### 一棵開花的樹

「一棵開花的樹」，在席慕蓉的詩中，代表在佛前求了500年才有的相遇；那，一棵開花的樹滿是蝴蝶，豈是500年的相求可以冀望。

7月的悶熱時刻，黃蝶翠谷鳥況不佳，雖有新紀錄一筆——埃及聖鸚，卻不是令人興奮的大事，倒是朱鸚不吝現身，泣血的紅搭配深沉的黑，讓低迷的賞鳥氛圍稍帶興奮的音符隱現。理應有綠畫眉和繡眼畫眉出現的林區，今日靜悄悄，被颱風颳落的龍眼散置，蜂飛蝶舞，盡皆陶醉在迷人的果香中，連兇猛的虎頭蜂也一概拜倒龍眼裙下，不管絡繹而入的眾人。五色鳥在麵包樹上啃著麵包果，與幾隻銅金龜共享佳餚，互不干擾。

待眾人離去，獨自走回那棵開花的樹，細



虎頭蜂也拜倒龍眼裙下

如白雪的花瓣紛飛，撒落一地的雪白；風吹、花落、蝶舞、蝶駐，風中盡是錫蘭橄欖淡淡的香，眼中都是各自沉醉在覓食的生物，鳥況雖然不佳，蟲況卻豐富。長翅弄蝶、銀紋淡黃蝶、眼紋擬蛺蝶、淡紋青斑蝶、小紫斑蝶、台灣三線蝶、琉球紫蛺蝶…，最令我興奮的是雌雄不同型的金鑽蛺蝶(台灣小紫蛺蝶)。

金鑽蛺蝶的雄蝶一向領域性超強，每每驅趕同一區域出現的蝴蝶，展現的氣勢搭配金黃色的體色，有如雄赳赳、氣昂昂的勇士，瞧一瞧，像不像穿著金色盔甲出場的猛蝶呢？

那年夏天，錫蘭橄欖花香縈繞，樹上、樹下各自巧妙，我也沉醉。



金鑽蛺蝶雌雄不同型(雄)

金鑽蛺蝶雌蝶



錫蘭橄欖盛花，許多食客紛紛報到